不為了得獎去寫迎合與討好的作品

人物

【記者洪慈勵報導】淺褐色的上衣、深褐色的褲子，一身木色系的「原味」，搭配上留短了的頭髮，我在阮慶岳身上看見了建築設計家的影子，帶了那麼點藝術氣質的；談到創作，對於文學的熱忱，在不疾不徐的侃侃而談間，我嗅到了一股不同於一般建築師的氣息，那是屬於文人的味道。

剛獲得台灣文學獎散文組首獎的阮慶岳，回憶寫作路程，他說：「從來沒有刻意要走創作這一條路，大學時參加了第一屆五虎崗文學獎，竟獲得小說組首獎，在文學的創作上，從此給了我一個極大的肯定。」之後的寫作生涯路上，阮慶岳一直不斷努力，從1992年第一本的小說集「紙天使」問世，於去年又獲得台灣文學獎小說組推薦獎，及中央日報文學獎小說組第三名。

過去一直都寫小說，不太寫散文的阮慶岳，這次反而是獲得散文組首獎，他笑著說：「在一次的機緣下，自由時報跟我邀稿，因為報紙版面的關係，不能寫得太長，所以我就連續寫了好幾個光陰的故事，越寫越喜歡，當想拿回來時，第一個光陰的故事已經上了版面，拿不回來，最近看到這個獎，便把所有光陰系列的故事整理投了稿去。」

對阮慶岳來說，「光陰」代表著流逝的片段，不是無限的，因為片段所以珍貴，他認為：「人生中很多片段的光陰，就像活的小精靈一樣，是會跟人對話的，就像記憶不是為一個人，記憶是為許多人設的，所以記憶裡頭會有很多人存在，光陰也是如此，它會記載與訴說很多人的故事。」於是阮慶岳把「光陰」用擬人的手法表現在散文的體裁上，在字裡行間可以隱約感受到，這個「光陰」是在為他所記憶的事情在說話，「光陰」不是同一個人，但卻訴說著他內心有著和別人一樣的不同情感，那或許是親情、是友情，或者更是愛情。

曾經有人說過：「擅長寫小說的人一定也擅長說故事。」就阮慶岳看來：「生命到處都有故事，小說就是故事，藉由故事背後的另一層意義，表達出作者真正想要告訴讀者的話。」於是他總是喜歡藉由多觀察、多體會，輾轉經由文字深切的刻劃出人生的每一段經歷。

不為了參獎而寫作，也不為了得獎去寫迎合的文學作品，這是阮慶岳的堅持，他說：「我一直到四十多歲才得獎，過去二十多年，我並沒有因為沒得獎而放棄寫作，得獎有必要性，但是不能變成目的性，否則一昧的迎合與討好，最後對於文學，當初的那股熱情與愛都會慢慢死去。」阮慶岳認為：因為自己本身不是文學系統出生，參加比賽得獎就好像是接受檢定一樣，得獎之後的寫作生涯也是會比較容易，但能夠堅持自己的風格才是最重要的。

獲得首獎之後，阮慶岳也計劃下半年會出小說，對於這本小說他的期望會比過去高。（新聞見第四版）